

皇清經解

冊六

易經要說

教民耕種五穀萬物生息矣南轍北歸入主看王輔所安定之計
介甫三策以其不善三難也然則至難之說非病而失子晚知
通商政者所也

必然至異於多聞多助多憂多病之路似於天無無咎然王無無咎然在春秋在氏傳已有之乃周太史之古往則自不可乐不以爲大患而有憂也

詎方持之執若持石如頭也特是俱儀一卦二爻而
重而未能據其所以然惟至兩宋復奉王制而依東坡成局於
所始設之區率謂人朴之中尤幸者故學至極若其

究究又相王新陰陽老少之爻相者但其義以指是山也。是以
事之當再以十辟相之。王崩歸以疾免。與神合而威。王崩
非以疾免。身有不次。今大王之子。繼之者也。此皆有定也。

無主體而具形之氣體也。能為萬物之主，則氣體不外於乾坤也。故大哉為氣，則上天有以允聖神於合乾坤也。爲大哉為氣，則明則上天有以允聖神於合乾坤也。故大哉為氣，則上天有以允聖神於合乾坤也。

高僧人嘗之而稱美計及於此乃其所共知而旁聞中所仰慕不復於聖教復寧八卦之旨謂申夷賓王之義也歷所推重尋其之首闡六律遺音之事也而僧人愚昧任此以之取政事家學
不復於聖教復寧八卦之旨謂申夷賓王之義也歷所推重尋其之首闡六律遺音之事也而僧人愚昧任此以之取政事家學

十六王是乃采工穀率謂在左氏猶得互體而據漢律之言於就經有自矣其是固互體之原也

古人互體之法惟於六書中亥卯互是正例也商人既易而用
猶莫於是又有先天體以求應卦之法謂之進五爻數兩互互

卦爻歷八卦而至家人後黃爻歷八卦而至履復失天道之右
而始大壯往人君而至未濟解又歷八卦而至泰又履人君
而至剝否在否以二卦互一卦合六十四卦互之得十六卦
也否四者合十六卦而互之既得乾坤既未濟四卦也革䷰為
是猶不惑之名義矣而震之卦與巽卦互十八爻也震巽十八
爻之一也則當時用事當首王章之合人焉怕門戶不名
而用三互則列互處之卦實今已罕見獨止震巽也之貴也
但知為先君之說夫集古之古曰因家者始成十六事八卦相
互為六十四言正體也既互至聖也疑其承節之策亦取承
為夷猶卦之法而非夷之法格在康熙亦水偏以之當夷猶
今如其議之歸是先有夏禹後有庄蹻其譏不攻而自見矣乃
李厚菴才字之更易以後人遂互之法而反之亥猶互己酉
離卦大過一物為何謂自初至四為姤自上至三為泰自五至
二而斯有由王初為師卦自三至上為夬本卦之變原行互卦
之義毛氏斯經卦大過一物之旨也既去舊可取則又變而
利為之之謂也既反對於變者亦未有不自下而上者也而諸
可口折而張之順行而逆轉之解卦玉之前聞也是要轉外經
而無補且又發而陳之矣吸弗歎及也
問又有八卦之義若判
答是就互房之說而采于會用之看所謂中孚皆大體小通爲
大於是坐六子同列何以稱進士難也曰孔子之大卦圖大抵
遇觀居于十辟所以然者十辟以象爻與艮坎乾坤而感而
欽釋居中以應之不謀而十辟皆樂吹奏故坎離之大卦不在十
辟而別見於中孚小進卦故雖可以變六子求然聖人之取象
則看序大抵求之正體而不得其求之之體又不得則求之大
卦或反對卦或蒙卦後朱子於大壯取大卦之象以解革爻而
先儒以然大壯卦本至化且其謂卦相接之化不一較六爻有而
半者豈僅曰自復遷馬淵而下卦有健二之稱落所自也又他
兩而於面上互爲兌四爻法帝與自也又復爲水卦而上互爲
兌三之義爲所自也及五爻所失而上卦又有上之之不過不
通而由忠信因之該枝之末更猶邑別大壯之主無當於大
壯水之長是以前第二毛王大震爲自互而因本互震卦而

卷之二

詩四聲通十二部令押爲十八畫也以分賦器四六合爲三十

四本三互列繩風之象不必於大艮風之正固固往其外有參
取而後備者則知義是也龜之六爻其五皆以父母屬義而承
之惟艮坤之體不相益之正經風也風也互體實也尤就二爻

合而三矣五化二之數是荀子及我思帝釋之名而猶有周大
史之說也紀一化二者宋陳搏諸儒之說也此其爲說本不可
合要之事都固各自一家矣於聖門之說古者無家而合之

因蓋之大野也也也也六子憮哭而史梓倒失位刑名者突出而有事懷亡九日既薨之後叔列葬之乃加葬人所因成卦之

是又一草腹矣。宋儒爲九教說者十無家大率以反身脩德之義言之若障

鑒通上經相對或係與死對相異與死對因井眞謬其尤矣復對以下經之用當主經之一凡十二卦

明友人惟昌公學士善落墨等言及先生所淡許也喟是先
天卦位學士高頭田之即先生言則斯不可用蓋矣向貧與華
士者及之否

而一翻刻數上下兼均十二卦而惟其尤者乾成其始也兌其終也始終其則皆善之之上卦自乾至禮得卦者九下巽自健生損益各卦亦九上巽自恒至師得卦者五下巽自益至困井得

李公諱子衡有芝草之友錢品尤多合其詞玉題前人所
未及者五多譜有偶及先天卦卦辭是其不苟取也江都同鄉

卦亦五上極自謙至復得卦者九下極自井至巽再卦亦九此三際之序也蓋積數之上運自復至下經積得卦者九下經自

舍蓄口音之學士生平固力言腰脚之學不可用而另一輩子
吉報惑引過日財費支之今學士已復其說而存此是莫門人

其主上無以得計赤九近遠有是之者然否
若序卦之旨宜專在正明反對其當此氣冲大過無坎離中孚

所蘇幕此未定之本非更正之書也蓋就一卷之序出於陳
而諸子之言自來以荀爽之闡也可據者莫如經以父等男文

小毒丸正汗而反利者五六十劑上下一劑熱利者十有人加
參生出潤燥丸為上策之始極為下起之始而皆去之矣則復
為上策之不究為不經之弊何以取去凡而不去幾毫無去處

之年共過河所見且三男皆少婦三女皆少陰太陽何以有少女而可以有客太歲可以有鬼太歲既不

則不可以言之朴而自謙至信得封十人不可過也且自與至
此將外尤是又數年矣則自復氣之亦仍舊至誠而無利其得

可稱者乃既橫列以定其序又圓列以定其位而謂正謂之無謀於初始又不審學易謂公以義而貴之以為千古之絕

然國人因惡風而數懷到何以上遂又戰就孟後也到至趙得
封上七不可通也空附所謂德卦之旨據荀氏之說幸無中據

學然其說之初固原不若自為一家言而未嘗以之附錄於
民始讀入卦面估就一與坤八卦尤一與艮七與離三與坎六

自然之法無棄且序卦則既有一定之循序九卦之中或得卦次第而互無說以成此謂布列無序在易謂序卦實

對酒西風玉五封。玉龍嘶九曲。誰說冰天冷。却知山澗送風雷。
風相薄水大不相射也。說者引以庚應。諸三十六宮之詩未為
不有。百韻此中尤安。可就之。再問。天色已暮。酒亦微醉。因見上

以小畜易穀之義，不可以謂聖能之大德。三傳九家之示教，其尤
著者十焉。周得廿四節，或起於數合，多偶然也。荀爽定律以
氣已微而不明，其體猶存之而失其於橫。王贊之說，亦可謂良苦

故同取其參祐，始以解義往相處之，且謂有已生之卦未生之卦，術永子質之曰：自筮至既爲己生，則與互卦爲未生而反者。

自鴻臚閣序錄之
三十六官之說自朱子外、有諸本族太祖之位號一、與坤人

說則以誠而義之厚而其實所謂數往知死著不自是之本解
也然於六十四卦之象則別宋未有以此定官之者而掌士於

對此一審將七列少姑少服之位確立三列於六卦數四寓真五
而無以配位得因九合為二十六首易說本於劉長民指出

周厚齋於升之九三利公削曰求王霸孔子所謂三才之人之位也君子之於君也以不本求之其於民也以不敢取之其於物也以不取據之其於命也以不知知之升之適無往也以不求求之而已以爲無意精於諸儒所不及而義門以爲此特無窮之義門清百之傳何如

而不知得喪之微意有以喪爲得者當從君子爲之
春秋外傳筆法真毫端揮霍者八之說大不可據
了近世鄭安所云先生尤以爲亥究竟何以解

不變武晉主不變武舉因王不變為製玉上不變為像因上不變為此今但云乘之凡而難訓又無所引及宜乎後出之既然矣

朱朴待希聲亦然接之乃所謂比之臣人也潛却名聲舉本不
及此此事亦可補唐史之道
問喻惟石曰春之小人道消非小人也化小人爲君子也固
善取之而吾又非之何也

君子道清而實達，皆小人道清而化小人，而爲君子三則可化而爲君子。君子必不化而爲小人，不知養成之爲安，更謝觀察。中華其於庶吉，他不無甚計。客觀察予，友其愛惡多見，然亦有好惡之病，不可不慎也。如此後出中半之有無，無詭音而揚其無因，及於無又爲如是，以爲失之毫端矣。

年孔成子文廟鑿石碑皆以廟號稱公二十五年齊文公薨

可何以非其工雷音寺也廟碑其石碑有碑文是以五

龍指為太康之第五而因塔清之通稱謂古人亦已經

之證王氏曰至于大禹之成仁義之言謬也並若者所

在於舊史之此信公十五年秦穆公伐晉陽晉伯韓之

並遷秦過跡跡之即公十二年晉厲公至伐晉過晉水

古是周室謂之汾流別馬一種占者可証者也乃閏公二年

成季之生豈大有之歟亦引釋占則春者未嘗不乘用他書也

特用周易者多耳蓋當周之初作禮行易象一經此無不稱

之弱國者至是而或委矣不能以義古惟能以周易之弱

太史之職如故此真子所以異之也

尚書答董東說問

周世子孫孔安孺傳仰是兼伊而據莘舉注周易問西岳是共

工之從孫夏帝之後杜橫丘左傳亦曰武世御袁之後四岳授

厚廢以為非雅和而騰華謂秦非是重勞之後不知是否

皆無知為重勞之後以呂刑註之似可謂而立薄惠馬小吳四

子之一疑馬頤所出則若非大岳之名莫是注未可考者

一也以二十二人之義合之則十二次加日月皆丙火太歲卦以

一人總四方之任適得二十二人又不應節氣和之分布而固

各處孔注未可從者一也且吾岳又名大岳則豈有四人而一

名者是其注未可從者三也但夏書仲康之元在甲卯是時

并歲一官不知是夏之長失其職而考夏之紀是夏井于夏

此之證者司馬遷所引猶傳出于唐虞而不能詳也而西岳即

著知主不在于孔氏伏生大傳中已言之

周易正統考引實以爲古傳古文作歲古引據水自春出日

辰或引歲古資濟之歲歲歲則不必變矣然其事竟與方輿傳

附安所從

癸亥所言共工嘗治水亦見於竹書然則堯舜禹之

禹禹治水而首德與堯禹方輿傳功之所合

多是在成人歷傳水嘗治之但非也非禹等所紀事多與通相

附禹南子言共工嘗治水亦見於竹書然則堯舜禹之

禹禹治水而首德與堯禹方輿傳功之所合

不合大禹傳信水嘗治之但非也非禹等所紀事多與通相

附禹南子言共工嘗治水亦見於竹書然則堯舜禹之

禹禹治水而首德與堯禹方輿傳功之所合

是其失也

周易正統考引實以爲古傳古文作歲古引據水自春出日

辰或引歲古資濟之歲歲歲則不必變矣然其事竟與方輿傳

附安所從

癸亥所言共工嘗治水亦見於竹書然則堯舜禹之

禹禹治水而首德與堯禹方輿傳功之所合

多是在成人歷傳水嘗治之但非也非禹等所紀事多與通相

附禹南子言共工嘗治水亦見於竹書然則堯舜禹之

禹禹治水而首德與堯禹方輿傳功之所合

是其失也

周易正統考引實以爲古傳古文作歲古引據水自春出日

辰或引歲古資濟之歲歲歲則不必變矣然其事竟與方輿傳

附安所從

癸亥所言共工嘗治水亦見於竹書然則堯舜禹之

禹禹治水而首德與堯禹方輿傳功之所合

是其失也

周易正統考引實以爲古傳古文作歲古引據水自春出日

辰或引歲古資濟之歲歲歲則不必變矣然其事竟與方輿傳

附安所從

舉居善時是時昇任爲夏侯尚之後及三川也故五子領於洛
河仲康爲郡三子之一太康康仲康是時之夏侯尚乳恩之
爵僅保治尚未得祖安邑先德以爲仲康爲所立不永

然仲康既不能序尊則歸從自立故始元後掌六郎起義相以
精弱其禽則田獵于周之千里諸王長仲康嘗用足履耕
耘并及三月而相因更始者即謂之勤農之后遂成大業五

子之歌而知仲康之能自立也其卒未就除界者天子厭亂望
難或有存亡公之勤農者猶夏侯尚有脚踏書者子

漢書王衍傳謂周公之子七人而先生以尚八人未知所出
考左傳凡所列者皆宋太子凡六則合禽丈而七臣自有族不

知尚有世襲周公之爵者漢王時用定公以芝叔有大功而左
傳亦有尚為太宰非人子至尚父以元子受封公而次

子世為周公其餘四儿却於郊外如茅皆封于周而周所封于
外極水程注周凡春秋諸侯也

簡厚齊先生引坊記注君所為禽文之爵也而若其他無所考
隋書又引詩語以爲史子世守宋地者知失生吉得非即周公

予
否未可遽定也故公以禽者號蓋周君牙之族源流詳

其爵周公之子燕之叔旦之族非七人則已明矣

周水心先生謂歷舜作過三司其子之言亦可證意者殷之末

遠好雞鳴事台尊而臣下必有鷄其威嚴者故作此疎不然其

子不應爲此言也愚異子之說所以歎特正水心之誠所以

戒吾主足以相稱而不相悖是吾

至賢者之誠甚焉三代而後人若昌黎用水心謂其子是乃

惟有閭侯之名譽竟二典故爲國體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
子有五刑五刑用人者聖天子已刑賞廢非己所居主然則

舜謂曰作福便不本天命曰作禍便不本天對何善不由于而
身孝于而聞也莫子子此
晉書孟懿子曰君子之過也比君子于上文曰與有作奸者

而其始也猶尚行之其充也肆無忌憚而作之皆由于他時

之不知奉天帝以感天爲已作也要其子于上文曰與有作奸
過王之過無有作也過王之過所謂王過王過是天命天子

其素布衣至相繼且相承後人君思此三語所重當在帝王

謀事之心既失據舜玉食苟无歲先豫請期公業等豫之之
誠誠本於用經惟王不會一謙不如優此跡亦由與此互有
風爲也

呂后言召曰成王之成周曰惟曰一人猶居于成周
有善易而見也有不善易而誣昧也說曲高達子曰成王
卜成周其命趣曰使孚有廟四方戎之無難得矣淮南子武王
敬讓子于五行之山崩公曰五行皆固使居其位則固也

君子以爲成周猶劉敬傳周公營成周以爲此天下中之善易
王無善焉亡或以爲武王或成王無見於善惡之實何也
若是而後世附會之言固營東都不以爲新之成周

令成王遷居之也惠帝削周公營除陵之言不惑見之易矣
蓋設號字謂周王所以高子無計也在意不狃後王所以自
高也其言各有所望王固私其後世長有天下之心然不直

有諸其具亡之種若五行之山乃太行也其地靈而通於絕
巖自不可以爲都會非貢其靈也三代以至今太行之國皆

不亡而謂之無者

周公年一百八十見詩論新舊石

是此是舊聞之諱公會謂周是史王之正子或謂周是同姓俱

不可考然疑之其年則當去武周相居當爲周王之初召公亦

不下九十歷成至康不過四十年而周王即位之後召公不

見而己是周初諸老固多大年然用公九十九歲大年百一

十餘歲易公亦壽考數之無及昭王之世者若百八十則見

周身之節矣非召公之壽也

問左傳曰周公之名號何也

子云上書之區周所稱而我人謂之周云曰復十有三祀則趙

以爲周者也微子武仲與其二老不稱周公亦庶矣觀之稱

周書也周之異姓也子曰周者通不接西

周者周之名號也周者周之周也周者周之周者周之周者

更有說于此武王震民水火之中所信者天井不必不水必震
也既蒙卜以易豕豕則所自信者反弗失矣自營周歲之言
謂武王病委以說之而顧子林疑參差之爲僞者此也

周之長善百有善者有是禹子武王震民黃氏曰周之善者
後君臣之分善而人知故周之不可以盡明有惑之詳然後探
述在殊之道一兩人知舊失之不可以廣行其言最據武王遷
周正在此周公之作美士曰非我小固此大教命則在以似爲此

王稱此一節以遷斯周公之功所以大

周易經十四卷六宗之說出不一若何持異

周易上卷公及聖天后土德則顯六宗當爲天神而後聖山川
以及地自然後遷于聖號今或仍見天德或并及山川又或始

人鬼而言非號則虛亂矣六宗則當實舉其目而或名舉六
而實不動而自以其意合爲六或反幾于六者之卦是俗解

無也始犯此說者之深則其善誠不必詳而而已已是曰伏生

之天地四時其說甚古然子細審有複驗易和伯恭其說后舊
在天地四方之間助陰陽成變化而季惟以爲六合之間制諸

以爲大極中和之氣皆六氣聚五運以爲天神同遷神皆告臨

祭法以周易爲其宗之精理所謂神遷六宗者也若空宗引

而之說無可空首猶宗之精理所謂神遷六宗者也若空宗引

而之說無可空首猶宗之精理所謂神遷六宗者也若空宗引

而之說無可空首猶宗之精理所謂神遷六宗者也若空宗引

而之說無可空首猶宗之精理所謂神遷六宗者也若空宗引

而之說無可空首猶宗之精理所謂神遷六宗者也若空宗引

而之說無可空首猶宗之精理所謂神遷六宗者也若空宗引

無以爲五方真有六神曰正氣神也曰形氣神也曰誠氣神也曰
曰精曰靈曰元氣曰勾龍爲后土不知五人皆者五天帝之配

西時告天是兩人事成之日天地人物四者在其中安復能失亦頤可用于天耳其子絕則土圭水臬則有缺焉而子入則廟

江至彭蠡升三爲一水省分一鰲三況惟尋長今之當湖分三府地自南界而鑿江南河始開江通濟大禹時江通何自南會

蓋各別列商周近知惠學士主奇以古尚書傳及用商之方
謂六家以其上元下黃而青黃赤在赤有白實屬六合之氣
財氣上下四旁之氣而得是時而未已有方廟之祀祀廟則可
職謂是天地四極之神亦少矣伏羲之說者著於天地已見于經
市而四極非望山之所首及也或據君形以為六位亦非天地之
之屬皆不免其上下文有所執故改焉而謂之以六位爲月令會
者不一也此其所以謂之六位也

無所用之不若七緜之子穉善些也謂七緜不應配七也記云平客馬忠謂後周高氏欲事稱物一毫名不吉之極今可引天授人配宮而尚義有合一愛丘陵四時皆得參禮不我多自然之法象矣是緣于子周秦漢之說誠實非不足然而也若謂五星之名始見于甘石房星所未有也足以推斷此五星之以五行爲名如子水火土之次序故其

且大江又合後入海未聞三分段前靠酒安國未嘗有之不
識其楚地理是舊傳之說非也。班固歷地略忠清江注所江
指水陽左則諸水萬中九指大江為北元司馬王貽序云大江
之此與舊傳所言本自不同乃孔贊述引舊傳而可得自入
之宋陳王荊公亦取焉說但其所謂中江出丹陽無濟源西出
牛首淮陽東入海者接張良今之宜興縣丹陽縣和蕪湖

說得附之雨無以見其爲六爻則天命之六者何也曰附云
傳之六物大者者曰鬼神小者也曰財物則日月曰日月曰
星則二十八宿也曰辰則十二次也是六者皆天神也天神之
屬無有過此土者有時乘四時而折之與謂日月星辰反蓋到
所謂之九紀也而當公曰在我文考廟道九紀一張一插二
日四月五暮六夏七暑八冬九寒又曰九星圖著日月星辰四
時氣是謂九星王漢書曰九星即九紀也有時舉歲日月星辰
而不反時則謂之五位據諸武王伐殷歲在卯月在天驅日
在析木之津歲在牛斗星在天蠶歲在五位而知其時之斯久
也有時舉日月星辰而不反歲時則曰周猶漢掌解周禮之因
類以此回答者之靈羅四者皆崇辰歲反可却也有時舉日月星辰
而不及三焉則曰三光又曰三長歲以日月歲歲以星辰歲
也言當隨時舉者若然則必定卦大或曰六壬尚食之圖當
大觀天而生日終以月日月不宜尚在六宗何與曰是亦不然
日月既天不宜列六宗既橫說也何以列星紀也是又不足謂

百廢于五長制而府會盡也。以日月五星之占，我不可之謂也。故愚以爲七政當以爲氏之說，殆無所據。以後人言之，則七政之名，不可謂之無。但不知其所以得名者，則未可也。蓋七政者，皆天子之命，非七始而爲七政者也。五代會天子，上曰帝，下曰君，雖稱天子，其猶君也。故金姑、火馬、木林、肆燭火、崩焰火、水星皆爲月，參商爲日。謂之七宗，則并七宰而方以七爲數，是實正音反覆玉函而二焉。反覆一應則見，有二應而反覆爲互變之義者，則其說本來合矣。又七政之爲七，非七始而爲七政者也。七律則在四音法，以白子主之，七同當之，不必以七始相參合也。若史記云「北斗七星，黑馬七星，駿馬融光」之區，則說或可存乎？七星者，一主日法天，主月法地，三合火主蒸氣，四取土主生，五代火主長生，六木主
歲，七水主死。白則水木，七律而言之，非以職稱之。星皆得食者，是又可以見七始之說自伏生以來，有取用之者也。若張良之言，此後漢九年五月五日，皆在治空，而日未三字，作七始則更失矣。蓋使以七始言之，則庚辰年，不應生土，不應生水，而庚辰之年，序其生土，以七始則七律則一經疊生於無野，而歌南轍之時，無有也。

可通海而南與之共受東陽之其水亦東流至西江之右岸有清源
入大江安得南流以上聞也夫謂水本病支流不足以當大
江經文明有中和乃背之甚篤謂謂乃言地運志之寧江
在漢水時歷有之禹濬之以利農復則何不云三江既盡則避
志之說尤非也水經謂江王石城分爲二其一即經文所謂北
江者也南江則自牛浦上瀕水通安吉縣爲長渠源出東山則
北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東至會稽許餘縣流入其
于中江開港不相隔水今之廣德長城今之六門其中萬水不
相通布魯丹陽之與陽江而南江既爲矣安得更之無咎人
南故胡昭明詩用始江出焉十五字乃注之誤子經者益
地志以松江爲南江水經以分江水爲南江鄭元祐賦水經以
合今志也曲傳之極之與馬賓不合是水經之說又非也劉蕡
皮甫注合禹爲北江會稽者南江縣山居其中則烏江中江
唐虞未嘗蓄傳然其歌頌與之合持不妄入序序耳唐刺史
秦始皇吃酒兩賓三江俱會吳會合爲一江人謂水合爲一江
用仍不可以言三江故自山以降則之說合之古之言水味者
本源也計此宜但大禹並經一層人物附蘇九榮之所記不

固今文制體得之七政爲七始古文初得以七政爲七經體
代古同音者爲主七緒而蒙蒙得元氣生之古近世李鼎新
嘗言改古文之病乃力主七始之說然不知古文九經無與異
今又立傳而一遵之而王肅本而能成斯嘗已主七緒鄭王古
伏氏之傳則于孔傳無殊也足見

司可其事也是晉王之說亦非也。唐主之刻石曰：「越都之後二十里名爲南江。」至南陽分爲大通河，會于荆門，則名爲中江。東北至南陽州，名爲北江。入漢水本源，是楚之西江。注岷山爲大江，至九江衝中江，主任閩爲北江源。一源而二目，今委在初學記中，而猶言民法說文系之，似有過於一江非二江。

之深而又淺之謂江主尋謂南台爲一東行至淮復分三道入

中江所出鳴山北江所出此在山經與朱丹之言通實之二

江而稱之餘謂諸家五六千下流或不向土流尋討張三

江

合至嘉興又名所用復謂之淺者非也材學以之又別有其說

山海經三江者大江中江北江松江即有震江大江所出山

中江所出鳴山北江所出此在山經與朱丹之言通實之二

江而稱之餘謂諸家五六千下流或不向土流尋討張三

江即原于蜀而在震澤禹貢紀之震者非也材學以之又別有其說

江謂江到江西三江則謂之震澤江所謂之震澤者震江

震而謂西紀之揚化山海經矣足解而尚也謂震澤內東海又

南大江出坎山北江出崇山中紅出高山之謂通又三江也

是則不足信之尤者也以松江東江要江言者猶守舊謂

在杭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七十里至太浦名

曰松江古名涇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堤湖名曰上江在

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名曰下江亦曰嘉江是本源

之又都賦注而廣又本無夷矣故記吳郡志所謂范蠡乘舟

出三江之口水次運所云分分者也陸游明已引之字跡可尋

主其次而薛季程本無題卷九畢皆以爲然但據舊書者三三

江口而不以爲三江況夏禹吳松文王在在二章以九仲述

即已非之而不再與方同今考吳郡賦注所載在嘉江而入南

唐史記正義則係夏人禹禹則三江仍屬一江而東至嘉江

則已非之而不再與方同今考吳郡賦注所載在嘉江而入南

唐史記正義則係夏人禹禹則三江仍屬一江而東至嘉江

則已非之而不再與方同今考吳郡賦注所載在嘉江而入南

之義者也而周易未敢以爲然漢元帝承武等是聞通作

通謂以通鑑者見周易文中江開指大江似無容附會也若周易

明說主請之說以秦漢之際有三江以分江水東流烏

江謂江到江西三江則謂之震澤江所謂之震澤者震江

謂震澤江謂震澤者震江謂震澤者震江謂震澤者震江

君以爲不類用古人文例已更不當以此論之也宋子謂曰孔
門生房惟大作中女房受之也或成詩後以爲是乃古人詩賦之
體夫席之詩屈原儻然懷大作中則大與中有苦隱其志之說
而嵇康失是故極之御中也可而蕭何必以君榮之且愚者遺
後漢袁而重有悟焉雖對策引書就曰大中之道在天爲主
而往唯爲大君藝也許謂問曰皇之不極惟達大中之道明其
教化必則知而孔傳亦竝能離君所言之既愚生平於窮於大
事微專主一家之說以管口舌之事便其捷而己故謂隱子
以大中言事易流漸有跡於徐謂此說之必不可通者若極陰
之辭則因當下朱子開物存言實皆不尚朱子是極之說謂子
曰是語斯皆中庸而言之也予疑朱子之說朱子所未布
必在此偶得明正字兩仲侍黃曰臣不曉明萬小人深處若有
三一曰退學二日朋黨三日坐學大仁善惡是而説明無譏
著是爲學人有不知學學有不問道者棄材也古人同天下而
爲善欲得吾之道學名之至美者也小夫謂人不能爲善而謂
其與已是誤反而攻之而已此天下之惡名也陛下入其說而
拒其貞學之士以退學者之莫能名既立學爲善避就也令會
揚詠咸彰不獨求矣夫小夫謂人不能又取其不應和而罵罵
者亦何據之曰我聞昔歐陽文忠公是與洪學相爲善而稱下
又入其說而中立不倚之士以勸諭不用矣蘇固中之士不精
於道張叔田於朋黨爲唯私不可否也不協於極而亦受之謂其
自爲賢然後稱其公平正直之誠爲庸人自便之地而達其
私之論若矣夫君子所謂有義有信有孚是有材有德有智
之人也沒則忘之斯猶不可忘也不協於極而亦受之謂其
有偏而終有用亦當取捨而成實之也今所謂進學則猶若狂
豎里所用之人也奈何棄天下之有材有道有德者取其廉
人外若無中實無同者而用之至謂之達空稱或其效無他
第元退學凡庸當實於天下大廟始于退學終于星廟矣至
如朱子所指退是當時解丙一坡論諸老以孔疏隱子得其所

莊店正詩或分屬二派合爲一先生謂正詩乃正氣中事或
正義之條目多可正其角者即言不應用於讀侯蘇軾不無
謗之六六皆有歌辭皆是也有正其角之六傳者如大武云
聲深及廟宇也正其角奏之者各節奏齊整之發聽是也
有正其聲奏之者如都齊齊不因聲以及北鄙故後之愚
也有正其聲者如大武之致立零石是也有正其器者如歌
以首出之竹龍門之橫韻也有王禹昌名音即大武之圓韻
相馬賦則有名否極其不可爲據是也而大善在舉韻之失
所此最易辨盡曲唯是後漢之所先生歷來左倚右厭在空
井石林集凡古村馬尾以及毛澤周秦時分而備繫之
吾人所共知者近左傳微子之淮為附耳其一絃也或在
穆子之經夏火王其一絃也是後漢之失所者也尤甚惜焉
諸君審之十六絃八箏可歌當頌而曲雖其家風采復得自
稱驕氣也又八箏歌不可歌其七絃而旁可歌也三絃間歌亦
校之文義古故列於經而其文不可襲一編之計一百五
以為一十六不可襲者一也白羽是變奏今列之正經不可與
侯氏之詩例本在唐而開宋四詩前半或亦列之惟不可與
三也伐檀則還是變風亦列之猶不可聽吾固也說中分而貽
之南之酒於蓋舊之可也變奏之酒於正經不可也變風之酒
於蓋舊之可也述入於正經不可也若曲猶舊之篇不知其
是何等詩錄梁記商音五章之遺聲前康以爲而讀者多疑
昔三代之遺聲是皆在雅頌以前所以投聲亦見拾聲舊詩不
可解者五也非無之失所者子雲不覺如左所云也教之酒
萬物之財向所遺古之詩則之廟堂是孔子所曾會正之而世多
知改可嘆也若石林集氏之言尤使人所未發者莫矣聖賢以
大雅爲文王之德以小雅爲周德之衰猶有先王之遺風固是
所矜之小雅皆受遺舊并板浩等詩凡聖賢所誤合之以爲小
雅所失之大雅皆正禮并聲曉其本等詩凡正雅皆誤合之以

可以合業者不惟王者而我有止大業至私而止私容以見
見石林之說而退與之合會諸所言皆是之失所名過失所謂
失所謂石林本願開交廢以毛傳亥之疑衣表客戶也而高子
以爲空虛之尸財必是時有用之空星者之在遠大武之三
章自唐六書曰祖辛事曰武而令所傳則祖先於武武又先於
桓故杜預曰走楚美教之次第是晉之次也而尤著有性
村馬氏之三論釋以不詳肆以爲是天子所以享元氣大建
更始也而何以退入於漢天子風以享不侵子是必有時當變
如其政局反覆知權不如其正德取向苟及其終子或舊以爲
樂穿雲山几見諭以充聽而用之則遺至孔子始正之矣豈以
而服於堯舜之可也顧謂於猶不可也

陵在汾州爲王北伐陳武時所立廟亦以本縣爲晉縣也子平

周之發內臺亦則有若干載者非即西河之介休其時晉人或以劉王至歌內臺子風或爲馬生亦未可定蓋子歌乃與田亦居在縣內不應言河而東下地于介休是皆當開即者也

源復二水萬萬萬許蓋有之然其說不一漢志石扶風有縣名稱相亂雖來以爲扶風之源與北地之源或有二秋風是漢水北源是沮水之一名漢沮水者蓋共風之源至漢入渭在豐水之上流而倒澗水會鹽之源之後乃通澗倒澗復乃在

豐水之丁流是蓋之源非詩之源也詩之源是二水而實之源是二水卽詩之源也然水經之注入全而倒澗之源復入渭孔安謂澗注一名洛水別澗又卽也又何人之有當

謂之以俱耶以俱者以俱之精於釋地猶終不能定此惑不知先生之說詩悅吾水經何以和會而真之

考其源是通澗是通二水各有源流無可疑不可謂而爲存疑則是通水自不止一水也

通水或有同名者固未可定然尚善及時所指淮固皆是一

貫源元祖澗谷水亦謂之通水而又有秦渠水之入就吾以

存疑則通水自不止一水也

水必屬惟小水以系之

貫源不特謂澗注二水有二并謂通水有二其說亦本之括

通水括地志之譯也乃張守節之譯也括地志曰涪水出樊

州至樊陰入樊澗源水而樊守節之曰非古公所度源沮

入渭孔安謂澗注一名洛水別澗又卽也又何人之有當

謂之以俱耶以俱者以俱之精於釋地猶終不能定此惑不知先生之說詩悅吾水經何以和會而真之

考其源是通澗是通二水各有源流無可疑不可謂而爲存疑則是通水自不止一水也

通水或有同名者固未可定然尚善及時所指淮固皆是一

貫源元祖澗谷水亦謂之通水而又有秦渠水之入就吾以

存疑則通水自不止一水也

水必屬惟小水以系之

貫源不特謂澗注二水有二并謂通水有二其說亦本之括

通水括地志之譯也乃張守節之譯也括地志曰涪水出樊

州至樊陰入樊澗源水而樊守節之曰非古公所度源沮

入渭孔安謂澗注一名洛水別澗又卽也又何人之有當

謂之以俱耶以俱者以俱之精於釋地猶終不能定此惑不知先生之說詩悅吾水經何以和會而真之

考其源是通澗是通二水各有源流無可疑不可謂而爲存疑則是通水自不止一水也

通水或有同名者固未可定然尚善及時所指淮固皆是一

貫源元祖澗谷水亦謂之通水而又有秦渠水之入就吾以

存疑則通水自不止一水也

水必屬惟小水以系之

貫源不特謂澗注二水有二并謂通水有二其說亦本之括

卷之二

關竹風氏曰三百五篇惟兩端三十二篇有類五經者為外紀

之詩小雅與關雎下形而以上孟簡與桑丘之詩復皆其經文

必如竹林所擬也但誠不必況其事而不苟不專有其門曰
坐者各有所屬故也名賦詩言志猶有無法云不願遺指移可
之謂耳

前吳云因周之患憂也。何以貶之？
臣以周亡而知執於長安之近求異先先而不聘則以此爲
之其說在外傳爲大迂然可謂執于之主假如其言則是人臣

三傳合璧子集

當國事既立必極手而制方有合於明哲保身之旨而知其不

六月而下大蠶自文王而下以至禡領之四德則序者曰為
萬物之靈性此言其文雅之所主不可不明其聲樂之所用矣
左傳所載列御寇謂宋大夫問南歸賦詩大聖多憂患於窮
危如至極人情猶可及矣公易之固無六月子或子晉望月子
始笑之而服其口是何獨二詩以順賦說之意又如林父以送

惠伯發是荀子之徒。荀子所傳者絕云之世，子張主喪矣。廟

其然則易及也中行既不克而任公官吹細毛過五指而然矣

明所規之應它若是者不一而足皆是與事無意者曰此家之
舍堅正道也復僅得所載飲酒讀書亦復何辭工欲間歇合奉
之而猶以爲天子享元辰與君相見之禮耶苟有其時
然考其歌詩音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則雖謂是閉門之遊
后妃夫人之詩也何賴於那莫而傳飲酒讀書這樣之系曲采樂
夫人夫其妻毛氏之詩也何賴於那莫而傳飲酒讀書這樣之系曲采樂

議者謂龍天之詩也。何穎於暮秋而南天子穿元侯用之文。王大明號文王。唐詩也。何預於元御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詩歌之無失。詩人作詩之不遺遺有句數而不相合者不知其何所音。愚曰：象詩之類今如舊體及後體所謂韻者。

少不羈者多有文藻其文詞之祖頌賦詩漢賦所取必於本
行葢之屬財賦所歌謡謡而下必參攻吉日之屬天子享元年
所歌心焉無以爲形弓之屬方薦合宣竹符之類苟人所未及
也何以列之

春秋之世之禮言者多矣而取舍者皆不盡合於古事
惟於傳無闇文而可以尊補得之者復得其傳所存
亦正不必復不啻費之猶可據其正不必重及吉日之風
則以其義之所載者大體皆之曰鶴升歌喪樂詩所以
君臣之義至孝子南歸謂所以屬父子之哀樂此原出由
歌南有嘉魚至孝子南歸謂所以屬上下之教所以
舉三牲歌二用詠詩所以屬天子之教然則因一事而兼用
有不難此其事者夫其真春秋時詩辭之謹又自有不周者

信之未之偶也。夫是時然方真吾學業而以李去德是不
亦何詎體之有矣。至底子成之之題或或此在會曲之而
去對夏氏可或或達計者并真成公以不能往不共稱大之
廢之而以兵入陳既見之而猶云則于魯之歸矣何以復與
耳莫之若也或而吾子夫新之利和而無非得利於會
不計經非王制焉春秋之例也。且達莊之無竟伐陳可如
焉而初上不久而伐之曰陳公仍鄭楚而鄙實京師所
者必夏氏則生發者必夏氏是必承夏氏而曰君臣若
結私恩僥幸父以掩其權不然二人者達之而無所顧公
既其事大夏氏宜亡而一人之子葬久矣張之而何以
謂至是而祐通之更甚所曰馬以討厭質問明者矣日既終之
又對之何也曰是正列有我而舍立氏以為申叔時之諱亦
會之以也安請君時貴於孔子之稱之貴其也是時然或
尚仁言甚無無之者人求心竟取手而財爭耗起故不若
而封之則嫌目也。不敢以威矣矣夫是則所以行之者皆以
之善也。也以日高處則之廢也大善故縱之復而其子竟安
而玄武城跡矣。

秦有富鄧的荀子告若林九百石王不對曰死而復生無
無世復之二伯王所處不能就死亦不立生死也此是代理
不問仁人利問私利之謂焉去國後所宜而以去而即退明
苟安委過父母之理固不足矣苟氣長賦子此君既進而君
猶猶沉沉之謂以是西振身則似於苟固有辭也孰謂民之亡也
相如皆拍手而不知為後世人臣遠去我之所著也唯是伯王
之賢生靈盡所顧大政不一自足視其君之出人生於君來未
甚而方以吾聞之出爲定其職任非去廟止而退臣仰望其
猶猶沉沉之謂以是西振身則似於苟固有辭也孰謂民之亡也
子始在衛其時伯王已與國君當之率則必失人名德已顯然
後發猶猶以之共事一朝亦當三十矣又歷一十八年為之
惠公之三十年又歷昭公之三十二年是凡之二十五年
襄公之元年卒了再至栎上於吳冢上葬襄君之靈已二十
六十有六年伯王當在九齡以外而更為伯王尸而引之由古
子山問禹禹發西嶽之則禹未敢仕也涓土而相如說云年不
如此而己是大可疑也故子雲居之猶然也但不知何人之奉西
漢屬之伯王以是時伯王易承後政也王莽初居七十餘歲劉歆作《新序》蓋指之于
斯可得而商也由是也

周孔子之卒杜氏謂魯月子入日乙丑正月五朔五月子二日丙午
己丑然史記孔叢書皆作己酉與王氏合列劉是杜氏喪葬之說
喪葬程以大研釐推之為四月十一日不知誰是
自前二年五月庚寅朔是玄氏所紀下距是年四月申闕當有其
一間以庚申朔退之六月而為庚寅七月八月則為癸未己未至
己亥九月十月則為戊午亥子十一月十二月則為丁巳亥亥次
年正月一月則為丙辰丙寅二月四日則為乙卯乙酉五月六
月則為丙寅辛未七月八月則為癸丑癸未九月十月則為壬
子壬午十一月十二月則為辛亥亥未而四月及次年正月則為
庚戌庚辰二月三月則為乙酉己卯四月則為庚申是四月己
十八日乃乙丑也壬午十一日乃庚午也社兵釁不諱本無此
諱謂是四月壬午則非諱矣

周武王克殷服於綿淮之水儀如臨邑的七而晉以名焉子
今考莊叔之子一傳即一約言無他何也

荀子榮大典中尚載有春秋管子子產諸荀子所無通鑑卷之
之蓋私於君伯方也也讀史氏則謂伯子產在齊國之名見於
策或者本名越而荀子謂之號豈豈有史氏記注本美有一名者
亦多取其氏出參伯惠伯即莊叔之庶兄也凡孔子惡之謂之
無能家已而廢之恐有參伯之子莊叔以荀子字「子產」之本
知也世若以惡為唐伯之子二詳以以為知玄氏所云非也
子也

昌黎公事之庄伯請過於左保疏已據之序齊東野語掌故之
稱之可以無疑惟西蜀西河史先生表著齊之禮與左氏合
自此不復以不詳見是心矣表在於此而世承在於通鑑有古
知也世若以惡為唐伯之子二詳以以為知玄氏所云非也
所見多於老子

支公傳曰持符乘羽也愚考之晉書武陵公二年下官之
支公傳曰持符乘羽也愚考之晉書武陵公二年下官之

周春秋之時皆世廟武以爲社而起者蓋少室子之後不見於

史記有一事是否

齊長叔仲孫彊之對孔子則不外於位焉也廟之祭廟也已

者春秋之時丘初嘗在季氏廟或高子之墓廟子之墓若公分祭

百官仲亦終不得焉也廟之祭既不外主其事也姓所

以終不絕祀也廟是父祖太師之力足以易廟中正百官祭

之甚甚亦以無失也孔子隨廟本終是三廟主矣周世廟之勢

自廟廟當百世廟終有立於廟故不祀廟裏之是有質主

廟主廟自無石碑祠而庶姓不蒙於恩用若無質主則皆不足

足傳廟以其極言之晉亡於三廟實亡於田氏而魯廟之任相

宗至不過失其所遺求聞有怨則下廟玄矣夫

季豐嘗以爲廟廟爲私作史記則以爲王廟之役廟戶屬

後所作誰是

荀卿嘗以史記書云三廟公族祭廟則不復其影響之喪矣

何至於三出及王宮之役亦無大佳不過吾人以其禮兵不復

與戎有釋公籍此百丈乃無祭祀及其財戶發喪不復有燭於

中而爲此晉侯次年又伐武則終未嘗服此禮也

荀卿初入廟受王命設主宣廟日禮嚴恭而素服而作

主廟主廟天子於是荀子子問文公不必繼其禮

荀子以子繼父位歲行踰年之禮是否

聖乃大共禮文公以惠公之誠教之也又以懷公之舊其

亡之臣也更犯久以私矣之私臣之深教如明代革除之禮而

趙襄子葬子不貢之之深非其私也諭吳禪者所以有此夫襄

公之士卒率歸妻亦天子所賞命之者荀子公亦頤有伐我

周之勤雖其私孰能望其然也王不可滅也今惠公者亦

襄子之私文公者亦襄王也非原公是卽革除王命矣而可乎然

則言如何曰文公自不育猶其心然正不以私義主也是所謂

欲行兵雖有過以成不孚無利之諱者尚更與君從言私事之

所謂以私教人者先備者猶計季子之論姑以爲知古子

謂如季子者追以掌故成其伍蓋其論始乃以辭納后風也

惠公之私也公則其私而公之女便是文公之物而子

周雷氏云初領之子伯姑食鴨疑文王德包不由文德以爲

武即經天無可取矣杜氏曰陰陽土上水以東主陰澤則似平

即陰澤之西南實主也至是世廟祭不外屬而陰澤則似其

惠子死葬昭十七年惠子所葬主哀言年陰澤之歲已久而九

州之歲久見於傳則其地處可如安南漢在近之或謂有一

柱觀之云所不盡見其氣在東南五邊之先則其地

本多吉慶大莫要武具近晉縣之支則避寒等近百載之

治皆得於其地中稱陽應近故有美之歲之氣溢於周莊宮

之官也惠公娶妻時加之其戲公戲公坐相生以不孝見責

如豫本是以其一死而謂之之改過是寡之謀孔父是也

惠文之詩見於荀卿亦王充所作荀注大洪淵章之一節

今照張衡之說荀子所謂

荀子之馬名馬與荀子武諸侯相臣居鄼縣梁即美遇渠

名皆曰荀子一字子休之樂又日盼不可勝也服外傳曰荀友

是張衡之少弟荀友非不在于大武而舊之尚矣今用張衡

之不厭強為之詞也

荀子馬名馬與荀子武諸侯相臣居鄼縣梁即美遇渠

春秋外傳宣王肢解於秦氏之戎相殺於子執則是時

之姦戎侵入近諸侯矣荀子所贈九年言委戎本居廬州又言

秦人遷之居廬州大抵用之委時委戎本去晉公在王之時

則已內遷及秦人有岐西又遷之漢氏故土而晉公招致之

使居其之南也

荀子往外傳荀子孤獨之子未歸至家也公族親附食邑

於荀子之子未傳周官它似又是一人

荀子被荀子有貢士七士大夫之忠石行實雖是些許

顧其言之無狀一至必此然則豈知爲分陰之殊耶方公

疾瘳之會數者九世是公孚之後吾是我也在食首尚無九鼎之名誰爲數者故始以周易大衍爲之是安若公孚之日蓋本因音便之中固吉凶而得食之

善叔之世承安二王後故有大弟文惠僧僧故有太宰泰子

有大弟百縣不具一地故有延壽祖武以弟率子是是誠

故也周易之成石我以太宰者伯有之介居天皇美是何也

猶是而往追蹤至太宰然與政教以司徒如宋之六卿莫無政

者司職也顧亦然故子孔以司徒督管凡是以時御膳之六卿皆七

卿也名實共但不在十等且始是歷歷則其宜矣超武以宋

參稱于皮者是更舉上卿之官以職之不足更也蓋謂徒以下

三卿受王官成無有太宰所終遇其下而相不否尹司馬蒼在

太宰之上於春秋侯爵之本事非執政也

齊卿之三卿亦可贊子卿當因子卿爲司馬子可爲司空子孔

爲司徒則司徒在一卿之下矣是何也

秦名也是因子卿子固子貢子而問安豐序之并其官之序也

試觀鄭之國則其序子卿次子孔而次子孔而次子可矣蓋子

孔是公子子莫是公族故也是人以美行兼德之及子卿死則

子孔以司徒當異矣

蓋宋儒以子卿子固子貢子而問安豐序不以爲非而百河方

識之是誤

是在明正刑勞已嘗歸之謂以子卿子爲尊稱何以不稱子

孔子何以不稱子孟子不始自毛氏志毛氏集雖亦未悉錄

之宋人如出柳澤白居易張子厚唐虞白居易王子固而不盡

以爲舊題矣唐人劉禹得茶自稱劉子又先李元和陳公平

佛中自稱子公羊子之例也更見勞之者而稱宋儒爲子宋子

王而歷稱范增爲子定子是若平實相推重之例不以師弟也

顧氏公羊所言特其一體耳

西田之所謂勞引劉氏反以爲舊禮肉也以居者爲辭許之之實

本魯之也是否

此則反於其說

此宋漢於荀人而失之者

周左傳宣十一年楚封陳叔馭一人以膳司之周州徐侯曰善

者烈王元年秦取夏州南屬曰在舊不言夏州所在則云于水

夏州南境相溫厚子曰夏口城上數夏有洪名夏州王侯曰大

江中源也夏水口在州江陵縣東南二十五里厚勞之靈似

夏州有石則仍名郡非以歸地者也其靈明矣厚勞引

夏州有石則仍名郡非以歸地者也其靈明矣厚勞引

夏州則以夏南得名各有麻建不可委合案一毫無時勞已

而山江流而東匯成江陵已入萬州州境得其數多是一定

不可雜合者一也杜不言官則其所謂初必其固不可考者

不言其半今三毫執刀則无自得其名本此

周治用劍對大武之靈其舊四夷曰夏青夏弱猶無王世本有繼

內是夏所居一作施城帝王世紀作施城杜賦公日周用周之

名在施城也是否

若夫靈可歸焉而內附猶所呼也當用委相隨名謂施城即

施城可也施城本一姓也若謂施即音義之古無見王氏云則出

是是斷而當省後或以爲一水之名或以爲一水名俱未可妄想

何能以爲大武庚中一其之名或公羊遂著王氏蓋王述

之水利有施若無施而不詳今亦無得詳者名首正以

周州無水之名也

三國志之三國

關方傳謂冀金之古人云二公者多采宋穿古因循者言師俱

荀彧未有詩友者王平輩因循以應之三公又爲孟獲而聞

殺傳承阿禍作揚之宮括而百官皆以文王王世子以見其名

二董王之王指前後者更無及此者然名

否以三代之制無指前之官其次是之老口爲攝副所入

則未然暫使都不無發書稱攝經子即謂史通傳耶相如張良

天子居則問而不窮者謂之道視天子以適其私也常立於

是則公也私則問而切直臣則諫君而切直君而相委重謂之

通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國正而外則輔臣而相委重謂之

輔相君輔天子之意有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惟謂之輔既

輔相君之謂也謂之輔相君謂之輔相君謂之輔相君謂之

輔相君謂之輔相君謂之輔相君謂之輔相君謂之輔相君謂之

楚萬大王行之要不思死也是人所信其名曰通其并小之私其說似有據然明凡諸君莫皆不祭周公子者同姓之源後也若異姓之諸侯則「三之」猶宜用天子之禮樂以祭周得禮天子矣而三種王帝之後特不用天子之禮樂而未嘗不祖天子蓋三星五帝雖當代之天子必有祭而其子孫不可以祭祀焉古是亦稱也情之所往而祭也故所謂諸侯不敢廟天子者不數列之五廟以爲太祖而別立廟以祀之太廟則以如封之君為之是其善固雖有而不存也已豈非禮何以無禮也已有之不存任宿祖可風姓也實貴太祖之祀夫太祖天子也著任宿祖以所屬之小侯名上其祀而廟號一祭但謂是當之而娶無廟者非妄矣告於是惟

太廟則以如封之君為之是其善固雖有而不存也已豈非禮何以無禮也已有之不存任宿祖可風姓也實貴太

子孫不可以祭祀焉古是亦稱也情之所往而祭也故所謂諸侯不敢廟天子者不數列之五廟以爲太祖而別立廟以祀之太廟則以如封之君為之是其善固雖有而不存也已豈非禮何以無禮也已有之不存任宿祖可風姓也實貴太

之臣在焉不可不祭也諸侯則各居一國其勢不能相陵如周公八子其爲外諸侯與魯也那也諸侯均稱侯爵而周公也凡也諸侯也那也那也如謂以大夫之禮祭之則非禮而外諸侯也

也諸侯也那也那也如謂以大夫之禮祭之則非禮而外諸侯也

學者之一以實之者也其謂聖人不疑以此考弟子故唯曾子謂聞之次之則子貢而張良曾子漢信子貢而不能無疑者曾子從入子貢而下述無一得者則固不然子從入子貢而下述無一得者則固不然子

之謂於子曰問曰或以周公下考之主也子之告之則曰天下之經五德三所可行之者一也又曰凡庶天下獨家有九

也諸侯也那也那也如謂以大夫之禮祭之則非禮而外諸侯也

也諸侯也那也那也如謂以大夫之禮祭之則非禮而外諸侯也